高麗史/卷二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世家第二十三 ◄

高麗史
世家第二十四 高麗史第二十四

► 世家第二十五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高宗三

三十八年

○(辛亥)三十八年春正月壬戌朔，王在梯浦宮，宴洪高伊。高伊謂王曰：「國之北鄙，殘破已甚，如家無藩籬，何可復都舊京？宜據江以自固，我當歸奏皇后，無令東擾。」王悅待之彌厚。甲子，王還壽昌宮，蒙使從之不及，乃曰：「王不待我而行，我將還歸。」王駐輦以待。蒙使佩弓矢，馳突而至，見者寒心。父老出迎都門外，皆泣下再拜，呼萬歲。丁卯，王命館伴，宴蒙使。蒙使曰：「爾國既降，欲就陸，何以城爲？」對曰：「宋賊船往來，故築城以備，實無他也，」庚午，蒙使還。癸酉，崔沆獻酒饌于王。王召諸王、公侯，同宴而罷，盖慶蒙使和親而退也。戊寅，以鄭晏知門下省事，薛愼、柳韶、趙修並爲樞密院副使，李仁孝、金起孫爲左右僕射。甲申，親設天帝釋道場于本闕。

二月戊戌，移御本闕。甲辰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癸丑，遣同知樞密院事崔璟，上將軍金寶鼎如蒙古。

三月乙丑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于本闕。

夏四月己亥，幸賢聖寺。丙午，幸王輪寺。戊申，幸妙通寺。辛亥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于本闕。丙辰，幸外院九曜堂。

五月丙寅，守司空左僕射孫抃卒。甲戌，親設功德天道場于本闕。

六月庚寅朔，王如奉恩寺。壬辰，設天兵神衆道場于內殿。癸卯，太白晝見，經天。樞密院副使薛愼卒。甲辰，親設消災道場于本闕。乙巳，設仁王道場于內殿。是月，以朴暄家爲淨業院，集城內尼僧，居之，築外墻，禁出入。先是，僧尼雜處閭閻，有醜聲。

秋七月丁卯，遣少卿林惟式，郎將趙元奇如蒙古。

八月甲午，奉安宣聖眞于新創花山洞國子監。辛亥，宥死罪七人，配有人島。

九月甲子，幸賢聖寺。壬午，幸城西門外大藏經板堂，率百官行香。顯宗時板本，燬於壬辰，蒙兵，王與群臣更願，立都監，十六年而功畢。

冬十月戊子朔，親醮三界于內殿。辛卯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甲午，幸王輪寺。乙巳，蒙古使將困、洪高伊等四十人來至昇天館。戊申，王出迎于梯浦，皇帝新卽位，詔國王親朝，及令還舊京。庚戌，將困等入江都。辛亥，宴蒙使于壽昌宮。丙辰，王命宰樞及文武四品以上，議答[1]詔。或言太子親朝，或言王老病未得親朝爲辭，待更詰，遣太子親朝，未晩。

閏月己未，門下平章事李子晟卒。丁丑，幸外院九曜堂。甲申，中書侍郎平章事蔡松年卒。

十一月庚子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

三十九年

○(壬子)三十九年春正月丙午，遣樞密院副使李峴，侍郎李之葳如蒙古。

二月乙卯朔，日食。丁卯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丙子，崔沆獻酒饌于王，召諸王，宴于大內。

三月丁酉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戊戌，親設消災道場。甲辰，設仁王道場。己酉，設華嚴神衆道場。

夏四月己未，樞密院副使張純亮卒。丁卯，賜柳成梓等及第。辛未，幸妙通寺，移御今旦洞宮。乙亥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庚辰，設仁王道場。

五月始營昇天府城廊。丙戌，禱雨于諸神祠。辛卯，幸賢聖寺。癸巳，又禱雨于諸神祠。庚子，亦如之。東界兵馬使馳奏：「東眞兵二千入境。」辛丑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

六月甲寅朔，王如奉恩寺。辛酉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癸酉，設仁王道場。戊寅，雨。崔沆獻酒饌于王，召宴諸王。

秋七月壬辰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戊戌，蒙古使多可、阿土等三十七人來，帝密勅多可等曰：「汝到彼國，王出迎于陸，則雖百姓未出，猶可也，不然則待汝來，當發兵致討。」多可等至，王遣新安公佺，出迎之，請蒙使入梯浦館，王乃出見。宴未罷，多可等，以王不從帝命，怒而還昇天館。甲辰，親設仁王道場。丁未，崔沆獻膳于王。是月。分遣諸山城防護別監。

八月甲寅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丙子，親設仁王道場。

九月甲申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丁亥，王乘崔沆所獻新輦，幸王輪寺，出大府銀三十斤，賜造輦工匠，及沆蒼頭。仍許蒼頭著幞頭，凡四十六人。己亥，幸妙通寺。辛丑，幸外院九曜堂。

冬十月庚申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甲戌，設仁王百座道場。

十一月甲午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壬寅，移御西宮。

四十年

○(癸丑)四十年春正月庚辰朔，放朝賀。

二月以崔沆爲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。王還御大闕。庚申，進安慶侯侃爲公。壬戌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甲子，王不豫。辛卯，幸賢聖寺。東界兵馬使馳報：「東眞三百騎圍登州。」甲午，親設功德天道場。戊戌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壬寅，幸妙通寺。是月。遣日官，埋三石于東西兩界要害處，以禳狄兵。

夏四月庚戌，北界兵馬使報：「狄兵三十餘人入寇。」癸丑，親設功德天道場。甲寅，原州民，被擄蒙古者還言：「阿母侃、洪福源詣帝所言『高麗築重城，無出陸歸款意。』帝命皇弟松柱，帥兵一萬，道東眞國，入東界，阿母侃、洪福源領麾下兵，趣北界，皆屯大伊州。」乙卯，幸王輪寺。丁巳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癸亥，設仁王道場。戊辰，幸外院九曜堂。

五月丙申，蒙古也窟大王遣阿豆等十六人來。王迎于梯浦宮，贈金銀、布帛有差。己亥，宴蒙使。

六月辛亥，赦，加上先王、先妃尊謚，名山、大川德號。文武兩班，南班雜路，凡有職者，加次第同正職，弘儒侯薛聰、文昌侯崔致遠，加賜爵，州、府、郡、縣吏，津、驛雜尺、長典等，賜武散階有差。

秋七月己卯，幸藥師殿。癸未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甲申，北界兵馬使報：「蒙兵渡鴨綠江」，卽移牒五道按察，及三道巡問使，督領居民，入保山城海島。丙戌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辛卯，蒙兵涉大同江下馬灘，指古和州。乙未，親設仁王道場。

八月戊申，習水戰于甲串江。辛亥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癸丑，校尉金[2]大[3]就率牛峯別抄三十餘人，與蒙古兵，戰于金郊、興義間，斬首數級，獲馬、弓矢、氈裘等物。丙辰，宥死罪十二人，配有人島。戊午，蒙古元帥也窟遣人，傳詔於王。其詔，責以六事曰：「朕欲自白日所出，至于所沒，凡有黎庶，咸令逸樂，緣汝輩逆命，命皇叔也窟，統師往伐。若迎命納款，罷兵以還，若有拒命，朕必無赦。」蒙古兵陷西海道掠山城。己未，王遣郎將崔東植，致書于也窟屯所曰：「小邦臣服上國以來，一心無二，出力供職，庶蒙庇護，萬世無虞。不圖天兵，奄臨弊邑，罔知其由，擧國兢惕。惟大王諒我誠懇，曲賜哀憐。」時，也窟在土山，受國書，使人謂東植曰：「帝慮國王稱老病不朝，欲驗眞否。王之來否，限六日，更來報。」東植答曰：「兵閒，主上豈能速來？」也窟曰：「爾何能來？」庚申，謁景靈殿。蒙兵三千來屯高、和二州之境，候騎三百餘至廣州，焚燒廬舍。癸亥，親設仁王道場。庚午，宰樞會議，若東宮，若安慶公，率三品一

員，乞降便否。癸酉，蒙兵陷東州山城。是月，蒙兵候騎三百餘，至全州城南班石驛，別抄指諭李柱，擊殺過半，獲馬二十匹。

九月丁丑，幸賢聖寺。戊寅，遣大將軍高悅，致書也窟大王曰：「小邦不敢遠忤聖旨，已於昇天府白馬山下，築城郭，營宮室。但東北界捕獺人，是懼，未得畢構出居。今大軍入境，國人驚駭，罔知所措。惟大王矜恤班師，俾我東民，悉皆按堵。則當明年，躬率臣僚，出迎帝命。若其虛實，遣一二使价審之，可知也。」仍遺金銀酒器、羅紬、紵布、獺皮、笠帶等物，其諸將阿母侃等，亦皆贈遺。也窟拘留悅及崔東植，遣李松茂云：「受爾國諸城降牒而來。」宰樞會議，答曰：「大軍若還，則君臣出陸，州縣安往？」甲申，以重陽節，謁景靈殿。乙酉，忠州倉正崔守設伏金堂峽，候蒙兵至，急擊殺十五級，奪其兵仗與所虜男女二百餘人。以功，除隊正。癸巳，蒙兵十餘騎，摽掠甲串江外。丙申，蒙兵屠春州城。甲辰，高悅還言：「也窟曰：『國王如詔出降，便當回軍，不然，可一戰也。』」

冬十月丙午朔，東界兵馬使報，蒙兵圍登州，解圍，趣金壤城。戊申，國內名山及耽羅神祇，各加濟民之號，太[2]廟九室及十九陵，並加上尊謚。己酉，蒙兵圍楊根城，防護別監尹椿率衆出降。辛亥，幸王輪寺。甲寅，蒙兵攻天龍山城，黃驪縣令鄭臣旦，防護別監趙邦彥出降。丁巳，幸妙通寺。丙寅，蒙兵陷襄州。辛未，命宰樞致仕，及文武四品以上，議却兵之策，僉曰：「莫如太子出降。」王怒，使承宣李世材，詰之曰：「遣太子，則可保無後患耶？議從誰出？」宦者閔陽宣進曰：「崔侍中亦可其議」王怒稍霽曰：「宰樞善圖之。」王又遣世材就崔沆，問誰可使蒙軍者，沆奏曰：「此非臣所決，惟上裁之」是月，也窟等圍攻忠州，前少卿鄭壽，率二子，自京山府，來降。

十一月戊寅，遣永安伯僖，僕射金寶鼎，致書于也窟、阿母侃、亏[4]悅、王萬戶、洪福源等，遺土物。己丑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時，因兵亂，諸道上表者，但南京，及廣、樹二州。庚寅，兵部尚書翰林學士金孝印卒。也窟在忠州得病，卜者曰：「久留則難返。」也窟留阿母侃、洪福源，守之，率精騎一千，北還。永安伯僖等追至舊京保定門外，致國贐禮物，且乞退兵。也窟責云：「國王出江外，迎吾使价，則兵可退也。」遂遣蒙古大等十人來。辛卯王渡江，迎于昇天新闕，夜別抄八十人衷甲以從。蒙古大謂王曰：「自大軍入境以來，一日死亡者，幾千萬人，王何惜一身，不顧萬民之命乎？王若早出迎，安有無辜之民，肝腦塗地者乎？也窟大王之言卽皇帝之言，吾之言卽也窟大王之言也。自今以往，萬世和好，豈不樂哉？」遂酣飲而去，王還江都。喬桐別抄，伏兵平州城外，夜入虜營，擊殺甚衆，校尉張子邦持短兵，手殺屯長二十餘人。乙未，親設仁王

道場。丁酉，也窟遣人來，言置達魯花赤，及坼城子事，其官人胡花亦索金銀、獺皮、紵布等物。戊戌，王答[1]也窟書曰「前者，僕射金寶鼎還，大王諭以若能出迎使者，卽當回軍，遂遣蒙古大等十人以來。竊惟出迎使者，近無其例，况値天寒風勁，以老病之軀，豈敢涉海？然大王之敎，不敢違也，祗率臣僚，出迎使者。意謂大王，不違舊約，卽還軍旅，今承明敎，欲留兵一萬，置達魯花赤之語。若果如此，安得保其無患，復都舊京耶？請寢其事，以惠東民。若乃坼城子事，小邦元來，俗不露居，又海賊無時虜掠，是用未卽壞去，後當依命。」答[1]胡花官人書曰：「其所須[5]金銀，自昔不産於小邦，其於納貢，猶未易辦，獺皮、紵布，自興兵以來，民皆驚竄，難以做辦。今略爲信，具如別紙。」癸卯，親設消災道場。

十二月壬子，幸梯浦館，引見阿母侃使佐。丙辰，設華嚴神衆道場于內殿。戊午，親醮北斗。壬戌，忠州馳報，蒙兵解圍。乙丑，親設仁王道場。壬申，遣安慶公淐如蒙古。是月，盜發厚、睿二陵。是歲，慶尙州道按察副使任柱，令州縣，聚白馬蹄，造帶效犀，至有殺馬者。又斂二十升白紵布，民持白銀一斤，易布一匹，猶未易得，南民騷然。

四十一年

○(甲寅)四十一年春正月乙亥朔，放朝賀。謁景靈殿。丁丑，安慶公淐至蒙古屯所，設宴張樂饗士，阿母侃還師。戊寅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甲申，京城解嚴。遣少卿朴汝翼，郎將鄭子璵等，往探蒙兵還否，兼安撫天龍、楊根二城。甲午，親設仁王道場。丁酉，親醮北斗于內殿。庚子，李峴棄市。

二月甲辰朔，流天龍城別監趙邦彦，黃驪縣令鄭臣旦于海島。甲寅，以鄭準、崔坪、林景弼，並爲樞密院副使。丁巳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己未，北界兵馬使報：「蒙古兵船七艘侵葛島，虜三十戶。」庚午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

三月乙亥，加門下侍郎宋珣守太尉。全羅州道巡問使李純孝卒。辛卯，幸賢聖寺。甲午，叅知政事崔珙卒，輟朝三日，謚戴莊。丁酉，御史高平節、崔鐸、梁信成、朴裕、奉公胤，坐散大倉粟，皆免官。平節數至二千石故，特流于海島，使者到門，逃走投江而死。是月，遣秘書少卿孝守孫，四門博士金良瑩如蒙古，拘留三年，死于懿州。

夏四月癸卯朔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壬子，幸妙通寺。己未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癸亥，設仁王道場。丙寅，幸外侃九曜堂。是月，旱。

五月壬申朔，幸王輪寺，設天兵華嚴神衆道場。丙子，以端午節，謁景靈殿。

六月壬寅朔，王如奉恩寺。甲辰，賜尹正衡等及第。戊申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丙辰，王受菩薩戒于正殿。戊午，親設功德天、藥師二道場。丁卯，設華嚴神衆道場。是月，京城大疫。

閏月己卯，遣中書舍人金守精如蒙古。

秋七月己酉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丁巳，王聞蒙使多可等來，移御昇天新闕。安慶府典籤閔仁解還自蒙古言：「帝使車羅大主東國。」戊午，蒙古使多可等五十人賫文牒來，諭曰：「國王雖已出陸，侍中崔沆，尙書李應烈、周永珪、柳璥等不出，是爲眞降耶？」仍責誅降城官吏。王徵趙邦彥、鄭臣旦，乘傳入京，見于多可，以示不誅。壬戌，西北面兵馬使報：「車羅大等帥兵五千，渡鴨[6]綠。」癸亥，太白晝見，經天。多可還，附表曰：「王人驟降，聖訓稠加，擧國惶惶，瞻天籲列。伏望，霽雷霆之威，回日月之明，備問來使之親觀，商酌讒人之妄訴。使越境風馳驍騎一時卷還，令涉江陸處之弊封，萬世永保。」時多可紿云：「吾歸則大兵可回。」國家信之，令州縣護送，於是，擧邑被掠者甚多。是日，王還江都。甲子，太白晝見。蒙兵候騎至西海道。戊辰，蒙古騎兵三十來，屯峽溪冠山驛。

八月辛未朔，太白晝見。親設消災道場。癸酉，慶尙、全羅二道，各遣夜別抄八十人，守衛京城。甲戌，地震。蒙古軍入西北鄙。丙子，候騎至廣州。赦中外死囚十人，杖流有人島。己丑，安慶公淐還自蒙古，蒙使十人偕來。王幸梯浦宴慰，蒙使曰：「帝勑臣等，伴公護行，萬里風塵，恐有不寧，今日幸無恙還國，吾等甚喜。」仍請獻酌，王許之。庚寅，蒙兵候騎屯槐州城下，散員張子邦率別抄，擊破之。壬辰，命大將軍李長，詣蒙兵屯所普賢院，贈車羅大、余速禿、甫波大等元帥，及永寧公綧、洪福源，金銀酒器、皮幣，有差。長還奏：「車羅大云：『君臣百姓出陸，則盡剃其髮，否則以國王還。如一不從，兵無回期。』」

九月庚子朔，幸賢聖寺。辛丑，東界兵馬使報，東眞兵又多入境。癸卯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丙午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己酉，遣御史朴仁基，至車羅大屯所，贈酒果及幣。癸丑，車羅大攻忠州山城，風雨暴作。城中人抽精銳，奮擊之，敵解圍，遂南下。乙卯，幸妙通寺。丁巳，幸王輪寺。丙寅，樞密院副使崔溫奏：「秘書省掌齋醮祭享文書，故

每月一人入直，沐浴齋素，終月乃出。若翰林院、寶文閣、同文院、御書院，輪番迭宿，或飲酒食肉，或經穢惡，不宜會宿秘書省，請禁之。」制可。己巳，幸外院九曜堂。

冬十月庚午朔，親設消災道場。戊子，車羅大攻尙州山城，黃嶺寺僧洪之，射殺第四官人。士卒死者過半，遂解圍而退。遣叅知政事崔璘如車羅大屯所，請罷兵。以崔璘爲門下平章事。命宰臣祈告太[2]廟曰：「洪惟太祖，當三方鼎分，愍百姓荼苦，揮義兵而雲合響應，奮戎衣而電邁風馳。閒關草昧，掃淸雲屯，合韓土爲一家，服王民於億載。我太宗大王，擐堅執銳，沐雨櫛風，從聖祖于干戈，拯生民於塗炭。我世宗大王，智勇兼資，戡定大亂，立中興返正之功，祔永世不遷之主。我宣、肅、睿大王，聖聖繼體，持盈而守成，元元歸仁，含哺而樂業。文成理定，煥乎有章，禮制樂作，巍乎難名。我仁、神、康大王，挺英明之資，承積累之慶。雖則奸軌屢變，輒以震謀而剪除，亦賴先正夾輔，卒致國步之淸寧。由是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禘配帝以郊配天，棲靈九廟之中，垂裕百世之下。

伏念，以凉薄之資，宅黎烝之上，發聞惟腥，巨災荐至。頃自金卯之歲，蠢玆黑狄之人，躪藉乎北，搖浸及南，至使棄赫赫之鴻都，保區區之海邑。未得屈强相衡，爾乃朝聘惟勤，卑辭稱臣，厚禮遣質。選子弟而入侍，率臣僚以出迎。民已困矣，調歛以奉之，我固弱矣，徵令以逼之。輜車雖相望於道，弓騎乃連討我疆，焚去歛來，長驅深入。况逋逃而降者，具虛實以告之，彼虜計得，吾民勢窮。死者暴形骸，生者爲奴虜，父子不相聊，妻孥不相保。加以比日以來，乾文示變，循巷哀呼，人嫌大甚。俯仰慄愧，寤寐難安。竊念，三韓乃先王之家，萬姓是先王之民，豈忍家隳圮民盡劉乎？是用，痛心疾首，拆膽披肝。爰命攸司，望涓良日，修薄奠，薦神軒。伏望，上以念王業之艱難，下以憫生民之憔悴，恕已往之過愆，哀卽今之形勢。請命于上帝，宣威若當年，叛謀沮摧，列城繕保。胡兵自潰，未臘而班還，民力有餘，及春而耘稼，按堵如故，鼓腹咸熙。紀綱脉絡之復振，宗廟血祀之永延。」己未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

十二月甲申，合祀山川神祇[7]于神廟曰：「夫主國山川，依人而行者，神之道也，則所寓之國，所依之人，能不哀矜而終始保護耶？本朝，自昔三韓，鼎峙爭疆，萬姓塗炭，我龍祖應期而作，俯循人望，擧義一唱，四方響臻，自然歸順。然當草昧間，或有不軌之徒，嘯聚蜂起，而以尺劍，掃淸三土，合爲一家。然後，聖聖相繼，代代相承，以至于今日矣。三百餘載之間，時數使然，災變屢興，卽能戡定者，全是我諸神，僉力潛扶，保安社稷之所致也。越辛卯，歲以來，不幸爲蒙人所寇，國家禍亂，不可殫言。嗟呼！竭我琛賮，歲常兩度，恪修貢賦，而懲責尤加。又前年，大擧而來，東角藩屛數城，不日間，悉見屠殘，乘勝縱銳，卽移兵中原，雨矢石，雷鼓鼙，累月攻擊，而子爾孤城，

幾乎殆矣。當是時，若此城見陷，則其他列堡，靡然席卷者，必矣。幸賴月嶽大王，現大威力，密加扶護，乃克守禦，終成萬歲之功。雖然，弱難拒强，故懼其禍之滋深，涉海出迎，又遣子安慶公，往請和親。何圖數竪，接踵逃去，巧播讒言，至使今年，荐加大兵，蹂踐南隅。凡我國所病，盡知之而蠹我腹心，我勢旣窮，無柰何矣。噫！比年來，人畜之被害驅掠者，已不可勝言，至乃子遺，亦皆父子不相恤，妻子不相保矣。况今一年之間，餓莩已滿於閭巷，則國之勢，其不危哉？護國神明之威驗，不於今日闡用，而更待何時耶？其忍令國業墮地，民命盡劉？必不然矣。伏望恕國家眚誤之罪愆，哀民俗屠殘之性命，急回神力，挫逐腥羶。使國業更延，民命更續，豈惟三韓，受賜多矣？抑亦豊潔祀事，當不替於萬世矣。」丁亥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甲午，崔璘還奏曰：「臣至陜州丹溪，見車羅大言：『崔沆奉王出陸，則兵可罷。』」是歲，蒙兵所虜男女，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，殺戮者，不可勝計。所經州郡，皆爲煨燼，自有蒙兵之亂，未有甚於此時也。

四十二年

○(乙卯)四十二年春正月己亥朔，放朝賀。辛丑，蒙兵二十餘騎，到甲串江外。癸卯，被虜大丘民，逃還言：「蒙古帝勑車羅大，促還師，蒙兵屯北界者，已渡鴨綠江。」乙卯，蒙兵百餘騎到昇天城外。命大將軍崔瑛慰諭。瑛自城上，縋下酒饌犒之，蒙兵乃去。遣平章事崔璘如蒙古，獻方物，仍乞罷兵，表曰：「皇威遠格，聖訓驟加，無地措躬，籲天以實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廓乾坤之度，察貝錦之讒，疾速班師，哀矜有衆。則咸承仁化，得聊生而出居，嘉與後昆，至永世而供職。」車羅大屯于舊京保定門外。庚申，蒙兵五十餘騎到昇天城外。壬戌，以交河縣人所獲蒙古馬匹，分賜兩府宰樞。癸亥，幸神格殿。

二月辛未，車羅大遣阿豆、仍夫等四人來。甲戌，王宴于梯浦館。蒙兵屯宿鐵嶺，登州別抄挾攻，殲之。辛巳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癸未，以都祭庫判官高鼎梅爲黃驪、利川、川寧、楊根、竹州、陰竹等處蘇復別監，鼎梅不顧蘇復之意，耽于酒色，剝民爲利。甲申，崔沆進酒饌于王，召太子、諸王，宴于內殿，作樂徹夜而罷。是時，民多餓莩，王制於權臣，不得已設此宴樂。癸巳，以崔沆監脩國史。甲午，京城解嚴。

三月丙午，諸道郡縣，入保山城海島者，悉令出陸。時，公山城合入郡縣，粮盡道遠者，飢死甚衆。老弱塡壑，至有繫兒於樹而去者。戊申，幸賢聖寺。戊午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己未，命判司天事安邦悅，脩智陵，以爲蒙古所壞也。甲子，親設佛頂心道場。

夏四月丁卯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己卯，幸妙通寺。壬午，幸王輪寺。甲申，幸外院九曜堂。辛卯，北界兵馬使報：「蒙兵屯義、靜州之境，自兄弟山，至大府城，彌滿原野。」癸巳，親設消災道場。是月，道路始通。兵荒以來，骸骨蔽野，被虜人民，逃入京城者，絡繹不絶。都兵馬使，日給米一升，救之，然死者無算。

五月戊戌，令四品以上，獻安民禦敵之策。丁未，北界報，蒙兵三百餘騎寇龍岡、咸從等縣，掠農民牛馬而去。辛亥，東界兵馬使報，東眞兵百餘騎入高、和州。甲寅，分遣諸道勸農使。

六月丙寅朔，王如奉恩寺。戊辰，賜郭王府等及第。甲戌，遣侍御史金守剛，郎將庾資弼如蒙古，進方物。乙亥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。

秋七月壬戌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

八月戊辰，王御便殿，與宰樞，決中外重刑，赦斬絞二人，配有人島。癸酉，始改創太[2]廟，移安神主于諸陵署。乙亥，親設功德天道場。壬午，北界報：「蒙兵抄略淸川江內。」以崔竑爲殿中內給事。戊子，蒙兵二十餘騎，到昇天府，京城戒嚴。壬辰，幸賢聖寺。

九月乙未，親設消災道場。癸卯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丁未，崔璘與蒙古使六人來，留客使于昇天館，先入奏云：「車羅大、永寧公領大兵，到西京，候騎已至金郊。己酉，宰樞議云：「館待客使，雖厚無益。」璘曰：「若不得已遣使于帝所，則今來使，不可不擯接。」庚戌，王出迎于梯浦。辛亥，宴蒙使。是月，外膳不繼，內藏告竭，王減晝膳。左倉別監尹平北人也，王再三召之，不至，越三日乃進。王怒甚，欲令執政，奪其官，翻然嘆曰：「今日，我雖奪之，明日，必復之，何懲之有。」只命責之。

冬十月乙丑，蒙兵踰大院嶺，忠州出精銳，擊殺千餘人。癸酉，幸妙通寺。辛巳，幸外院九曜堂，設仁王道場于內殿。壬午，飯僧三百于毬庭三日。

十一月丁酉，太[2]廟成，還安神主。丙午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己未，親設金經道場。

十二月戊辰，以金璉、辛喜並爲侍御史。庚寅，以崔沆爲中書令，奇允肅爲門下侍郎同

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李君卿知門下省事，趙脩爲政堂文學，致仕。壬辰，蒙兵造船，攻槽島，不克。是歲，冬無雪，京城大疫。

四十三年

○(丙辰)四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，放朝賀。戊戌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。壬寅，樞密院副使崔坪卒。丙午，太白書見，經天。丁巳，王聞蒙古兵謀攻諸島，遣將軍李廣、宋君斐，領舟師三百，南下禦之。

二月乙丑，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敞卒。丙子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是月，以蒙兵，停發六道宣旨使用別監。時，奉使者，剝民橫斂，以固恩寵，民甚苦之，反喜蒙兵之至。

三月己酉，幸賢聖寺。遣大將軍愼執平等于車羅大屯所。癸丑，太白晝見，經天。甲寅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戊午，蒙兵到窄梁外，崔沆使都房，分守要害。己未，李廣、宋君斐趣靈光，約分道擊之，蒙兵知而有備，廣還入島，君斐保笠巖山城。城中强壯，悉投於敵，唯老幼在。一日，君斐佯出羸弱數人於城外，以示之，蒙兵以爲粮盡，引兵至城下。君斐率精銳，奮擊敗之，殺傷甚多，擒官人四。

夏四月丙寅，雨雹，大如梅。戊辰，玄風縣人四十餘艘避亂，泊近縣江渚，蒙兵追獲男女財物，殺勸農使金宗敍。辛未，幸王輪寺。壬申，愼執平自蒙兵屯所還言：「車羅大、永寧公云：『若國王出迎使者，王太子親朝帝所，兵可罷還，否則以何辭而退乎？』」時，車羅大、永寧公屯潭陽，洪福源屯海陽。癸酉，宰樞會議退兵之策，計無所出。王曰：「儻得退師，何惜一子出迎。」甲戌，幸妙通寺。乙亥，復遣愼執平于車羅大屯所，寄書云：「大兵回來，惟命是從。」戊寅，西北面兵馬使馳報：「遣別抄三百，擊蒙兵一千于義州。」庚辰，大府島別抄，夜出仁州境蘇來山下，擊走蒙兵百餘人。庚寅，忠州道巡問使韓就在牙州海島，以船九艘，欲擊蒙兵，蒙兵逆擊，盡殺之。蒙兵入忠州，屠州城，又攻山城，官吏老弱，恐不能拒，登月嶽神祠。忽雲霧，風雨雷雹俱作。蒙兵以爲神助，不攻而退。

五月壬辰，幸外院九曜堂。壬寅，愼執平自羅州還言：「車羅大怒曰：『若欲和親，爾國何多殺我兵？死者已矣，擒者可還。』仍令三十人伴行，到昇天館。」甲辰，王幸昇天闕，宴客使，仍贈金銀、布帛、酒器等物有差。庚戌，新陽伯琠[8]卒。丙辰，東北面兵馬使報：「登州城中無水，且無粮儲，人民散去。」乃令入保島內。

六月庚申朔，遣將軍李阡，率舟師二百餘人，禦蒙兵于南道。辛酉，王如奉恩寺。甲戌，王受菩薩戒于內殿。壬午，將軍李阡與蒙兵，戰于溫水縣，斬數十級，奪所虜男女百餘人。崔沆以銀六斤，賞士卒。是月，車羅大屯海陽無等山頂，遣兵一千南掠。

秋八月乙丑，發新興倉，賑崔沆家兵。甲戌，赦死罪三人，配有人島。庚辰，遣將軍宋吉儒，徙淸州民于海島。辛巳，車羅大、永寧公、洪福源等到甲串江外，大張旗幟，牧馬于田，登通津山，望江都，退屯安亥縣。

九月己丑，幸賢聖寺。金守剛還自蒙古。帝遣徐趾來，命班師。辛丑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癸卯，平章事崔燐卒。戊申，幸王輪寺。庚戌，車羅大等收軍北還。是月，盜發康宗陵。

冬十月庚申，幸妙通寺。己巳，蒙兵六十人寇艾島，別抄盡擒斬之。辛未，京城解嚴。自乙卯八月，至今，凡十五月而罷兵。甲申，車羅大管下東京摠管松山率妻及傔從五人，來投。崔沆館待甚厚，問其來由，松山云：「非以蒙古危亡而爾國强盛也，我有三罪，以此來耳。車羅大入南界，以我鎭義州，不能固守一也。又使[9]我勸農畜粮，而禾稼不登，倉庫虛耗，二也。聞高麗兵來，遣七十人剌探，無一人返者，三也。」於是，賜宅一區及米穀、器物、布帛、奴婢各三口。乙酉，以崔滋爲中書平章事。

十一月辛丑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十二月壬午，以金起孫知門下省事，李輔、李世材、李藏用並爲樞密院副使。甲申，盜入太子府，竊玉冊緣飾、金銀彩帛。冬無雪，飢疫相仍，僵屍蔽路。銀一斤，直米二斛。

四十四年

○(丁巳)四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，放朝賀。丙辰，宰樞議以蒙國連歲加兵，竭力事之無益，停春例進奉。

二月庚午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

三月丁酉，幸賢聖寺。甲寅，幸乾聖寺。

夏四月丁巳，幸福靈寺。乙丑，幸妙通寺。丁卯，門下侍郎平章事奇允肅卒。壬申，幸王輪寺。乙亥，幸外帝釋院。原州賊安悅等，據古城叛，遣將軍尹君正，郎將權贇，領兵討之。丙子，君正與賊三百餘人，戰于興元倉，大敗之，有人斬安悅出降。君正入城，斬其巨魁松庇、敦正、唐老等數人，脅從者，徙置于島。

閏月丁亥，中書令崔沆死。甲午，以崔沆死，停科擧。城中大飢。東眞寇東州界。辛丑，赦二罪以下。

五月戊午，遣起居注金守剛，郎將秦世基如蒙古。東北面兵馬使報：「分司御史安禧設伏於永豊山谷，挾擊東眞兵，獲兵仗、鞍馬，及所虜男女、牛馬等物。」乙丑，西北面馳報：「蒙兵三十餘騎，渡淸川江，趣龍岡、咸從。」丁卯，東北面兵馬使報：「東眞兵三千餘騎入登州。」甲戌，遣諸城防護別監。癸未，京城戒嚴。是月，蒙兵入泰州，殺副使崔濟，擒其妻子，州人多被害。

六月乙酉，王如奉恩寺。戊子，蒙古候兵入開京，遣將作監李凝犒之。癸巳，平章事致仕金台瑞卒。蒙兵至南京，遣李凝請退兵，甫波大云：「去留，在車羅大處分。」乙未，蒙兵至稷山，遣侍御史金軾，詣屯所，請客使三人來。辛亥，西北面兵馬使報：「蒙古軍至西京。」壬子，金軾伴客使，如車羅大屯所。

秋七月丙辰，車羅大使佐十八人到昇天館。戊午，王邀宴于梯浦館。庚午，以崔竑爲右副承宣。壬申，金軾自車羅大屯所安北府還云：「車羅大曰：『王若親來，我卽回兵，又令王子入朝，永無後患。』」癸酉，流上將軍趙晟于海島。晟性强暴，多占人土田，謗訕國家分田制祿。妻兄隊正申巨龍等恐禍及己，陰錄罪惡，規以自解。晟知之，反誣巨龍等謀叛。崔竑訊之，巨龍等乃上所錄書，流晟于島，籍其家。宰樞等請遣王子，講和於蒙古，不聽，崔滋、金寶鼎等力請，許之。宰樞更奏，先遣宗親觀變，然後可遣也，乃遣永安公僖，贈車羅大銀甁一百、酒果等物。永安公僖自車羅大屯所還云：「車羅大問曰：『何爲來？』對曰：『大人，召還南下軍兵，且禁侵蹂禾穀，國王喜甚，遣臣奉一觴。』車羅大曰：『太子到日，當退屯鳳州。』」
戊子，宰樞奏，請遣太子，以活民命，王猶豫未決。宰樞又遣金軾，告車羅大曰：「待大軍回歸，太子親朝帝所。」車羅大許之曰：「回軍後，王子可與松山等偕來。」於是，禁掠昇天府，甲串江外及諸島人民。時，內外蕭然，計無所出，但祈禱佛宇、神祠而已。壬寅，復遣金軾，賚酒果、銀幣、獺皮等物，如車羅大屯所餞之，以觀其意。蒙兵陷神威島，孟州守胡壽被害。別將李成義、劉巨，本自蒙古來投人也，欲誘松山，還蒙古。

及過江，斬其首，以要功於彼，乃給松山曰：「此國疑汝，欲殺之，柰何？」松山頗有懼色。成義等得閒，約與逃歸，松山從之，將與同來王兒郎加大、王度、庭玉、李陽等，謀偕行。李陽告于敎定所，執成義、劉巨斬之，配松山等于海島。尋知松山爲成義所陷，卽召還慰諭。

九月丁巳，幸賢聖寺。戊午，金軾馳報：「車羅大收兵，退屯鹽州，又督還南下甫波大軍馬。」辛酉，賜內侍少卿宣仁烈，紅鞓一腰，崔竑腹心也。京城地震。己巳，西海道按察使報：「蒙兵六船侵昌麟島，瓮津縣令李壽松率別抄，擊却之，加壽松七品。壬申，金守剛還自蒙古。守剛懇乞回軍，帝許之，仍遣使與守剛偕來。癸酉，幸梯浦館，迎蒙使。戊寅，幸賢聖寺。

冬十月丁亥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壬寅，幸外院九曜堂。

十一月癸丑，令四品以上，議遣子入朝便否，及備禦蒙古之策。乙丑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

十二月壬寅，以鄭准知門下省事，李世材爲御史大夫，朴洪茂爲樞密院副使，皇甫埼爲左僕射。遣安慶公淐，左僕射崔永如蒙古。

四十五年

○(戊午)四十五年春正月辛亥朔，放朝賀。癸丑，流大將軍宋吉儒于楸子島。己巳，以崔永叅知政事。

二月壬午，永嘉侯崔璔死。甲午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己亥，地震。是月，蒙兵城義州。

三月甲子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丙子，大司成柳璥，別將金仁俊等誅崔竑，復政于王。以璥爲樞密院右副承宣，朴松庇爲大將軍，仁俊爲將軍，餘皆賜爵有差。己卯，王御康安殿，百官陳賀如新卽位。禮畢出，朴松庇、金仁俊以時服，率諸功臣、左右別抄、神義軍、都房等，入殿庭羅拜，呼萬歲。發崔竑家貲，分給有差。

夏四月庚辰朔，賜柳璥、金仁俊、朴希實、李延紹、朴松庇、金承俊、林衍、李公柱等衛社功臣號，其中有干賤隸者，至子孫皆令許通。一等賜米二百石，彩段[10]百匹，其

次米百石，彩段[10]百匹，甲第及土田有差。壬午，賜五軍、神騎等，銀、穀有差，又賜篤廢疾者。乙酉，親醮三界。辛卯，幸王輪寺，各番都房、夜別抄、神義軍、書房、殿前擁駕而行，觀者感泣。丁酉，別賜夜別抄、神義軍人，米三斛，銀一斤，布三匹。辛丑，蒙兵候騎一千入遂安界，遣夜別抄禦之。己酉，王聞，車羅大遣使來，覘出陸之狀，是日，出文武百官于昇天府。移市肆，修宮闕，官僚家戶。

五月甲寅，王以兵衛涉海，御昇天府闕，引見車羅大客使波養等九人。壬戌，以濟州貢馬及崔竩所畜胡馬，分賜文武四品以上。西海道按察使任睦荒于酒色，以員外郎李惟信代之，慶尙州道按察使李洪靖公行請謁，以刑部員外郎金祿延代之，祿延掊克，倍於洪靖。博州人避兵，入保葦島。國家遣都領郎將崔乂等，率別抄鎭撫之，州人反殺乂及指諭尹謙，監倉李承璡。乂所領兵皆逃匿蘆葦閒，跡[11]而盡殺之，遂投蒙古。唯校尉申輔周乘小舟逃來，告於兵馬使，卽遣兵追之，取婦女幼弱而還。丁卯，遣將軍朴堅，郎將金君錫，宣諭葦島。庚午，安北別將康之俊自葦島來降，賜銀九斤，米二十斛，仍除攝郎將。

六月庚辰，王如奉恩寺。己丑，蒙古余愁達、甫波大等各率一千騎來，屯嘉、郭二州。壬辰，賜張漢文等及第。賜北界諸城戶長、郎將，各白銀一斤，皂[12]羅二匹。癸巳，平章事柳韶卒。乙未，車羅大遣波乎只等六人來。丙申，幸梯浦館，引見波乎只。傳車羅大之言曰：「皇帝勅云：『高麗國如實出降，雖雞犬，一無所殺。否則，攻破水內。』今國王及太子出降西京，則便可回兵。」王曰：「予旣老病，不可遠行。」乃遣永安公僖，知中樞院事金寶鼎，如車羅大屯所。庚子，西北面兵馬使報：「蒙兵候騎過西京。」京城戒嚴。癸卯，流樞密院使崔昷于黑山島。甲辰，蒙兵候騎到鹽、白等州，余愁達屯兵平州寶山驛。金寶鼎與余愁達所遣客使八人來。丁未，幸梯浦館。寶鼎奏曰：「余愁達語臣云：『皇帝以高麗之事，屬我與車羅大，汝知之乎？吾以爾國降否，決去留耳。國王雖不出迎，若遣太子，迎降軍前，卽日回軍，否則，縱兵入南界。』對曰：『太子當來見耳。』」

秋七月壬子，復遣金寶鼎如余愁達屯所，請以數騎，來見太子於白馬山。余愁達曰：「我往見太子乎？太子來見我乎？」默不言。寶鼎曰：「非敢煩大官人見枉，只畏大兵耳。」余愁達曰：「太子如欲見我，期於猫串江邊。」乙卯，宰樞以余愁達去昇天府漸遠，而召見太子，恐有不測之變，遣譯語康禧，齎酒果往慰，仍覘事變。又遣員外郎李祿綏等，見余愁達曰：「太子有疾，待疾愈往見。」戊午，余愁達遣使來曰：「國王縱不出迎，太子有來見之約，吾欲回兵。然使者往復數四，而太子不至，是侮我也。今欲知一

決，又遣使介，惟國王生死之。」王亦不出迎，遣人辭謝。庚申，李祿綏還奏曰：「余愁達言：『已知汝國之詐，乃縱兵侵掠。』」乙亥，都兵馬宰樞所奏：「功臣柳璥、金仁俊、朴希實、李延紹、金承俊、朴松庇、林衍、李公柱等奮擧忠義，再造王家，匡正三韓，帶礪難忘。雖超授爵秩，不足以酬答[1]。依三韓壁上功臣例，柳璥、仁俊宜爵其子六品，給田一百結，奴婢各十五口。希實、延紹、承俊、松庇、林衍、公柱爵其子七品，給田五十結、奴婢各五口。無子者爵其甥姪女壻中一人。圖畫壁上，各陞鄉貫之號。其同力輔佐，車松佑以下十九人亦皆陞秩，許一子九品職。若崔忠獻罪盈惡稔，崔怡專權擅命，宜削去圖畫，罷廟庭配享。」從之。

八月癸未，永安公僖還自車羅大屯所。庚寅，車羅大以兵，來屯舊京。遊騎散入昇天府、交河、峯城、守安、童城，掠人民牧羊馬。癸巳，日中黑子，大如雞子，翼日，又如人形。乙未，赦。丙申，幸賢聖寺。戊戌，車羅大遣蒙古大等十五人來。己亥，幸梯浦宮，引見，客使曰：「太子出則，兵可退矣。」王曰：「太子有病，豈能出哉？」乙巳，蒙兵攻西海道嘉殊窟、陽波穴，皆降之。陽波穴有上中下三穴，蒙兵自山上，縋下甲士於上穴口。槍斧皆不得入，爇草投穴中。遂安縣令朴林宗自縊死，防護別監周尹率別抄出戰。民潰，尹中流矢死。嘉殊穴別監盧克昌亦被擒。

九月辛亥，親醮於內殿。壬子，蒙兵三百餘騎來，屯甲串江外。戊午，廣福山城避難吏民殺防護別監柳邦才，降於蒙兵。庚申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庚午，蒙兵自窄梁來，屯甲串江外，籠絡山野。辛未，幸王輪寺。甲戌，安慶公淏偕蒙使，還到昇天館。乙亥，幸昇天闕，迎蒙使。

冬十月己卯，遣全光宰，饗車羅大，請退兵。壬寅，親設百座道場。是月，忠州別抄設伏朴達峴，狙擊蒙兵，奪所擄人物牛馬兵仗。

十一月丁未，令文武四品以上，陳禦蒙兵策。丙辰，蒙古千戶劉於介率九人來投。戊午，設八關會，幸法王寺。癸酉，以金之岱爲樞密院副使，柳璥簽書樞密院事。

十二月丙子朔，以崔允愷爲左副承宣。東眞國以舟師來，圍高城縣之松島，焚燒戰艦。丁丑，以卒樞密院使閔曦、金慶孫，刑部尙書朴暄皆有功於國，賜妻子各銀一斤，米三石。己丑，蒙古散吉大王、普只官人等領兵來，屯古和州之地。龍津縣人趙暉，定州人卓靑，以和州迤北，附蒙古。蒙古置雙城摠管府于和州，以暉爲摠管，靑爲千戶。戊戌，達甫城民執防護別監鄭琪等，投蒙古兵。賜諸王、宰樞、顯官、致仕三品，租各十斛，

四品八斛，五品六斛，六品及合入外官參職員四斛。壬寅，以崔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金起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鄭准參知政事，李藏用爲政堂文學，李世材知門下省事，趙珣守司空，金寶鼎爲樞密院事，金之岱同知樞密院事，柳璥、皇甫琦、孫挺烈並爲樞密院副使，金佺、朴成梓爲左右僕射，鄭世材爲右副承宣。甲辰，遣將軍朴希實、趙文柱，散員朴天植，如蒙古。請達魯花赤曰：「本國所以未盡事大之誠，徒以權臣擅政，不樂內屬故爾。今崔竩已死，卽欲出水就陸，以聽上國之命，而天兵壓境。譬之穴鼠，爲猫所守，不敢出耳。」是歲，諸道禾穀，盡爲蒙兵所獲。

四十六年

○(己未)四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朔，放朝賀。丁未，蒙古攻成州岐巖城，夜別抄率城中人，與戰大敗之。東眞寇金剛城，遣別抄三千人救之。戊午，以鄭芝爲西北面兵馬使，金允侯爲東北面兵馬使。賜諸寺院僧徒及江華任內諸縣人民租，有差。丁卯，遣刑部侍郎李凝，如西京王萬戶、沙居只屯所。賜合入各官吏民租，有差。

二月戊子，燃燈，王如奉恩寺。庚寅，宴諸王、宰樞，王再擧手，以示群臣曰：「凡赴宴者，拍手以助予樂」酒闌，王猶樂甚，群臣拍手踊躍，汗流被體，至暮乃罷。甲午，創離宮于摩利山南。先是，校書郎景瑜請『於是山，創闕則可延基業』，從之。庚子，李凝還自西京曰：「王萬戶云：『汝國王不愛百姓耶？何聽尹椿、松山之言，不出降乎？降則秋毫不犯。」時，王萬戶率軍十領，修築西京古城，又造戰艦，開屯田，爲久[13]留計。癸卯，幸賢聖寺。是月，徙西京、黃州民于德積島。盜發厚、睿二陵。

三月乙巳，幸乾聖、福靈二寺。壬子，別將朴天植偕車羅大使者溫陽加大等九人還，奏曰：「朴希實、趙文柱至車羅大屯所，謂曰：『我國，但爲權臣所制，違忤帝命者有年矣，令已誅崔竩，將復舊都，遣太子朝見。』車羅大等，喜形於色曰：『若太子來，則須[5]及四月初吉。』」癸丑，王引見溫陽加大等于康安殿，溫陽加大問太子入朝之期。王以『五月』對，溫陽加大怒曰：「我兵進退，在太子行李遲速，若待五月，何其晚也。」王不得已，約以四月，仍贈金銀、布帛，溫陽加大又云：「欲見太子面約。」丙子，太子出宴客使于重房，期以四月二十七日。令州縣守令，率避亂民，出陸耕種。北界艾、葛二島，合入各驛人，殺京別抄七人，投蒙古。辛未，王不豫，赦中外二罪以下囚，又遣崔寧、許珙，沿海放生。

夏四月甲申，王病篤，分遣、臣，禱諸神祠、道殿，赦二罪以下囚，又放生。辛卯，停

今年東堂監試。移御柳璥第。甲午，遣太子倜奉表，如蒙古。參知政事李世材，樞密院副使金寶鼎等四十人從之，百官餞于郊。文武四品以上出銀各一斤，五品以下出布有差，以充其費，國贐馱馬三百餘匹，以馬不足，抑買路人馬，以故，兩班乘馬者少。表云：「竊念，小邦嘗有統兵之權臣，久專提兵，於國事落此指揮之內，不自制焉，故於應奉之間，頗多違者。蓋皇靈之幸賴，而凶豎之易除，將萬世以爲期，罄一心而盡力。使比來入竄之遺俗，皆相率出居於舊墟。嗟，小臣老病旣深，亦皇帝所及知也，肆今日不得親朝，令太子姑且往覲。伏冀陛下，炤諳此意，采納其言，更加字小之恩，俾效輸忠之職。」丁酉，流散員閔偁於黑山島。命營假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。移御社堂洞閔脩第。

五月乙巳，賜十二功臣銀甁各五事，米二十石，其餘功臣，亦賜有差，名爲端午宣賜。丙午，北界兵馬使報：「車羅大暴死，帝遣人來，執阿豆、仍夫、三彌等三人而去。」庚戌，親醮三界。

六月乙亥，太白晝見。庚辰，蒙古元帥余愁達、松吉大王所遣周者、陶高等，與參知政事李世材來，世材奏云：「五月十六日，太子至虎川，大雨水漲溢。從者皆請留宿，以待水落，太子不聽遂行。越一日，至東京，東京人曰：『明日，大兵將向高麗。』太子，遣臣及金寶鼎，各以白銀五十斤，銀尊一，銀缸一，酒果等物，遺元帥余愁達、松吉大王。十九日，太子見松吉，松吉曰：『皇帝親征宋國，委吾等征爾國，業已發兵，爾何來耶？』太子答曰：『我國惟皇帝及大王之德是賴，僅保餘喘，將奉觴于大王及諸官人，然後入覲于帝故，來耳。』松吉曰：『汝國已離江都乎？』太子曰：『州縣民已出島矣，王京則待皇帝區處，以徙都耳。』松吉曰：『王京猶在島中，何可罷兵？』太子曰：『大王嘗言，太子入朝，則罷兵，故今我來爾。兵若不罷，小民畏懼逃竄，後雖敦諭，誰復聽從，大王之言，其可信乎？』松吉等然之，駐兵不發，乃遣周者等來，爲壞城郭也。」壬午，王引見客使于時御宮，周者等諭以壞城之事。癸未，始壞江都內城，客使督役甚急，諸領府兵，不堪其苦，泣曰：「若知如此，不如不城。」乙酉，城郭摧折，聲如疾雷，震動閭里，街童巷婦，皆爲之悲泣。己丑，命安慶公，餞客使，贈金銀、布帛甚多。庚寅，客使聞外城不壞曰：「外城猶在，可謂誠服乎？盡壞乃還。」國家賂以重寶，卽令都房，壞外城。時，都人以謂，內外城盡壞，必有以也，爭買船，船價湧貴。壬寅，王薨于柳璥第。大將軍金仁俊欲奉安慶公嗣位，兩府議曰：「元子繼体，古今之通義也，况今太子，代王入朝，而以弟爲君，可乎？」遂頒遺詔，其略曰：「余德薄負重，疾病彌留。惟王位不可久虛，矧予元子，其德足以升聞于上，乃命以位。凡爾官司，各執爾事，聽受嗣王之令，嗣王奉使未還間，軍國庶務，聽於太孫，山陵制度，務從儉約，易月之服，三日而除。」王在位四十六年，壽六十八。謚曰安[14]孝[15]，廟號高宗，陵

曰洪陵。忠宣王二年，元贈謚忠憲。

李齊賢評價

◯李齊賢贊曰：「王舊學於兪升旦，享國垂五十年。盖學問以畜其德，畏愼以保其位，民悅之而天佑之也。」史臣曰：「高宗之世，內有權臣相繼，擅執國命，外有女眞、蒙古遣兵歲侵，當時國勢，岌岌殆哉。然王小心守法，包羞忍恥，故得全寶位，而終見政歸王室。敵至則堅城固守，退則遣使通好。至遣太子，執贄親朝，故卒使社稷不殞，而傳[16]祚有永云。」

〈世家卷第二十四〉

註釋

^ 1.0 1.1 1.2 1.3 原本「荅」

^ 2.0 2.1 2.2 2.3 2.4 原本「大」

↑ 原本「金」

↑ 原本「亏」

^ 5.0 5.1 原本「湏」

↑ 原本「　　」

↑ 原本「祗」

↑ 《忠實列傳》作「玹」

↑ 原本「後」

^ 10.0 10.1 原本「叚」

↑ 原本「　　」

↑ 原本「皂」

↑ 原本「夂」

↑ 原本「孝」

↑ 原本「安」

↑ 原本「傅」